

幸福永远不会到来？

——维克多利娅·托卡利娃作品中的“追寻”主题

刘心华

(台湾政治大学俄国语文系, 台北)

提 要: 19-20 世纪之交, 俄国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 工业化、快速现代化、教育普及、社会结构改变、战争、革命等, 这种情境迫使俄罗斯女性必须同时肩负男人与女人的工作; 随着历史的发展, 女性的本质及其社会的角色也必然被重新评估。苏联政权建立之后, 一方面既要求女性参与劳动生产和斗争、独立维持家计, 又要求妇女仍应保持女性的温婉特质。在工作与家庭双重重担的压力下, 俄罗斯女性越来越难以认同这种反复灌输的形象, 企图打破官方社会所塑造的女性典范。

关键词: 女性文学; 日常生活文学; 大众文学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1 前言: 性别分类与俄罗斯当代女性小说

20 世纪初当西方的女性主义者探讨“在文学作品中不同性别的作者如何表达”的复杂问题时, 苏联同时代的作家仍停留在关注“是否作品能证明作者的性别”的问题。相比之下, 突显出俄罗斯的女作家在苏联时代自我认知的矛盾状况。事实上, 早在 19 世纪中叶, 俄国作家就曾触及当代颇受争议的“女性文学”与“女性天赋”的问题。1830 年俄国女作家叶芙多基娅·罗斯托普钦娜(Евдокия Ростопчина)出版了她的个人诗集。她的仰慕者彼得·维亚捷姆斯基(Пётр Вяземский)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提到她的一首诗《最后的一朵小花》(Последний цветок), 并感叹地加了评语“多有女人味儿啊!”(Сколько женского!) (Helena Goscilo 1994: 205) 那么, 究竟是什么构成了所谓的“女性特质”呢? 一般传统的分类是充满二元对立的; 男性等同于基准的、理想的、活动的因素以及文化、光、智力和理性; 而女性则是次要的、从属的、被动的因素和自然、黑暗、感性。罗斯托普钦娜的诗的确呈现出一些普遍认同的女性特质: 面纱、月亮、端庄、压抑、神秘、梦幻和眼泪, 充分表现当时女性作家自我表现所需要的元素, 当然也间接反映了当时的生活条件和严格的社会习俗。而一些想要挑战这种似乎是自然形成的男女二元区别的女作家常被社会或文化圈认为是异类。许多女作家为了避免被性别分类, 刻意以男性的笔名出现, 以便获得较多的读者认同, 这也是 20 世纪初俄国女作家面临性别分类的尴尬处境。

一方面, 快速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教育的普及、社会结构的改变、战争、革命, 以至于苏联政权的建立等因素, 迫使俄国的妇女必须同时肩负男人与女人的工作, 这些历史的发展促使重新评估女性在社会的角色与本质。当客观环境让女人必须参与劳动生产,

加入战斗，并且独立维持家庭生计时，把女性当成装饰品，情绪的容器或脆弱的形象已越来越难维持。苏联政权建立以后，除了持续塑造女性必须同时承担工作与家庭双重重担外，社会仍坚持女性必须保有女人温柔的特质。而实际客观环境已将女人变得有力、坚强与果断。另一方面，在文化的领域上国家对性别仍坚持传统的刻板印象。虽然苏联社会极力改善各行各业的性别歧视，但是在文学创作中却没有改变。“女性文学”和“女性作家”的措辞如果表达不清，使用不当，直觉上就会给人以轻蔑或含糊的言外之意。由于这种标签在苏联社会暗含嘲讽与藐视，一般女作家都拒绝被贴上这种标签。例如：鼓励女诗人以她们自己声音说话的安娜·阿赫玛托娃(Анна Ахматова)就拒绝“女诗人”的封号。这种文化上的劣势状况在西方社会是鲜少发生的。外在的政治与社会气氛使得苏联时代的女作家在自我认知上产生了自相矛盾的心理。女作家本身虽然在创作的过程中为了描写女性，必须参与观察女性内在特质的工作，但却刻意漠视性别与创作的关联性。许多俄国女作家一旦开始写作，有时就刻意放弃了自我内在的女性特征，可是这种特征却无法避免在别处显露。这种故意将性别排除在艺术创作之外的现象，说明了苏联时期对“女性文学”的特殊概念。当代最著名的三位俄国女作家柳得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Людмила Петрушевская, 1938)、维克多利娅·托卡利娃(Виктория Токарева, 1937—)、塔吉雅娜·托尔斯塔雅(Татьяна Толстая, 1951)以及极具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娜塔利娅·伊凡诺夫娜(Наталья Ивановна)就反对文学以性别来分类。一方面，她们否认依性别对文学进行分类的正当性与实用性；另一方面，她们将“女性文学”这种文学种类贬抑为粗糙肤浅的、充满装饰性的、过度描写的、不懂艺术的、充满甜蜜语气和过度爱情故事的文学。托尔斯塔雅表示男性也可以写“女性散文”。四位女作家主张：作品只有好或坏的区别，与性别无关。暂且不去讨论她们对女性文学在认知上对与错的问题，这里证明了：显然在俄罗斯社会里，性别问题已定位为负面的含意，俄国女作家自然而然地极力避免这种性别的标签，将自己的定位与“女性书写”相分离。

20世纪以来，无论是苏联时代或是解体后的后苏联时代，女作家小说的出版量非常多。这些女作家作品的共同点大多数仍把重心放在女性事物上，强烈关注女性的经验与心理。各种年龄、社会背景、职业和个性的女性不仅在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一部分作品更具有企图借助她们改变现存环境的缺陷。因此，尽管对“女性文学”的名词在苏联时代有着负面的评价，女作家的书写仍是以女性为中心的。女性在寻找自我实现的过程中（通常发生在现代城市的环境中），产生许多重复而循环性的主题：爱情、友谊、婚姻、家庭关系、单亲、堕胎、母爱、不贞、背叛、离婚、家庭和职业冲突的压力、以及世代的疏离与对抗等；也探讨人类长期关注的问题：诚实、道德、唯物主义、孤独等；或是大范围的社会问题：男性酗酒、社会风气普遍的堕落、青少年的不满、父母亲的无责任感、乏善可陈的居住环境、劣质的商品及医疗设施短缺等问题。

在体裁上，俄国女作家偏爱短篇或是中篇小说。她们常会详细地描写情节，探究个人的意识或潜意识，避开现代主义的风格技巧，通过直接的手段来表达（通常是受限制的女性观点）。相比之下，俄国的男作家的表达方式和女作家有着显著的不同。男作家会直接讨论政治或哲学议题，或个人内在复杂的思维；女作家通常会运用生活周遭微小的事物，描写身体和心理的感受。例如：女作家会描写产房的气氛或身体所承受的极大痛苦，抑或是堕胎诊所的种种情形，而这些情节则很少出现在男作家作品中。再者，由于苏联特有的社会现实：许多丈夫和父亲逃避家庭角色的责任。因此，家务与家庭义务的主题也成为女性作家独占的领域。除此之外，男女作家所描写的环境也有所不同。幼儿园、学校、诊所、医院、商店以及这些场所所涉及的人物：老师、孩子、护士、学生、老人等成为女性作家关注的重点。显然女性作家擅长描写现实生活的方面，因此，“日常生活文学”(Литература быта; Literature of everyday life)通常成为将女性作家归为一类的范畴。

当然随着时代的改变，女性小说本身在内涵上也会有所转变。在苏联时代早期的女性作家作品中，可明显察觉到苏联时代官方定义的性别观念的内化；到了中期已有明显的修正主义精神，开始重视个人的生存空间；而在年轻一代的女性作家作品中，则相对地要求自我的实现。这些过程说明了俄国女作家奋斗成长的艰辛历程。

2 维克多利娅·托卡利娃（Виктория Токарева）作品的总体特征

维克多利娅·托卡利娃代表着两次大战之间成长的苏联第二代女作家。1937年生于列宁格勒的一个工程师家庭，1964—1969年在苏联国立电影学院电影创作专业学习。她曾一度想成为明星，后来发现自己更大的兴趣在文学创作上，就全身心地投入写作事业。根据她自己的说法，她在九年级时就开始写长篇小说。负责教导文学的女老师非常严格，在她的手下几乎没有谁能获得5分，而托卡利娃是例外。在12岁的时候，母亲为她读了契诃夫的《佐西利达的提琴》（Скрипка Зотшильда），这篇作品成为开启她日后文学之路的钥匙。她自己承认创作深受契诃夫的影响。¹1964年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没有谎言的一天》（День без вранья）出版，这部作品引起了广大读者和评论家的极大兴趣，很快地，托卡利娃成为俄罗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之一。

1969年托卡利娃出版了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曾经没有的》（О том, чего не было）。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她又先后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没有什么特别的》（Ничего особенного）、《当天气转暖时》（Когда стало немножко теплее）、《飘荡着的秋千》（Летающие качели）、《说一不说》（Сказать — не сказать）等。除此之外，她还是一位出色的电影剧本编剧者。根据她的剧本改编出许多部优秀的电影和电视剧。例如：《文学课》（Уроки литературы）、《成功绅士》（Джентльмены удачи）、《天地之间》（Между небом и землей）等。

托卡利娃的作品行文流畅，文笔细腻，深刻地展现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感情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男人与女人的命运、与个人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她的作品主题相当广泛，大多以人的日常生活为中心；另外，有相当多的部分作品集中描写了80-90年代的现代女性。作品触及了家庭、情爱、性、死亡、背叛等主题，摆脱了苏联时代社会主义写实主义所塑造的理想人物形象，而是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人的不同命运。她的主角常常在中间地带，在幻想与现实、希望与失望、开始与结束、青年与老年之间徘徊。人性的弱点与环境的缺陷导致理想的破灭。小说人物总在生活中“追寻”，追寻梦想的实现、真正的爱情、片刻的解放、物质的享受、家庭的地位、他人的重视、人格的尊严、生活的意义。然而，残酷的生活现实总是让人的追寻破灭。她的小说一个非常的突出特征是幽默与讽刺。在作品悲伤的气氛间夹杂着幽默与讽刺，明亮的风格与幻灭中尚存的一丝希望；转移了对小说主题里不贞、理想破灭、伤害和分离等不快的感觉，冲淡了悲伤的气氛。

为了便于研究，一般人将她的作品分为三个时期：60—70年代初期属于早期的托卡利娃；1970年代是中期的托卡利娃；1980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则是晚期的托卡利娃。这三个时期比较像是作者思想进化的一个过程，而不是截然区分的阶段。

托卡利娃早期的作品以爱情为主题，作品中的人物无论男女都处于一种孤独的状态，并且受到对方的冷落或折磨。这些人物在生活中感到沮丧、被抛弃；他们必须面对赤裸裸的残酷现实，努力释放痛苦，并设法在生活中实现梦想与希望。这些作品在当时强调国家、社会集体成就的“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的政治气氛和环境显得格格不入。这个时期的托卡利娃刻意避免涉及有关国家、社会或政治上的议题，而强调个人与世界的命运，这在当时来说是相当异类的。从正面来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负面来说，被人贬为过度重视个人，小家子气，没有深层的思想，只谈风花雪月的流行文学。

中期的作品持续早期创作的主题与风格，差别在于：这一时期不够完美的现实与如何解决生活的缺陷成为主轴。

在 1980 年代以后的作品中，她对爱情的主题倾注了更多的笔墨，并尝试融入一些对政治与社会的观察。这个时期的作品深受戈尔巴乔夫改革开放的影响，试图将大环境与个人的关系连接起来，观察大环境改变时个人的生存问题，但重点仍是“个人”，而非“国家与社会”。也正因为如此，俄国文坛一直无法将她列入严肃创作的经典作家之列，甚至有些评论家嘲讽她的作品过于肤浅，例如，文学批评家利马·威理(Римма Вейли)声称托卡利娃的文学作品是写给家庭主妇看的(Литература домохозяйек)，认为她的小说是为了迎合市场及大众读者的需求，所以将她归类为通俗文学作家。²而“女性文学”经常会被归类为“通俗文学”或“大众文学”，也是文学领域惯有的现象。

托卡利娃作品的评价有褒有贬，将在稍后的章节分析。然而，可以确定的是，苏联文坛正统的社会主义写实主义到了此时只退化为空洞的表面形式，革命、战争、建设国家所激化出来的英雄式的热情早已冷却，人还是要回到现实的生活层面，托卡利娃代表的就是这样一种现象，俄罗斯文学经历了苏联时代官方的刻意塑造，又回到“人本”的问题上来。

3 托卡利娃的作品分析

3.1 追寻快乐的主题

诚如上节所述，托卡利娃在早、中期的作品里刻意避开了政治、国家的主题，专注于描写个人的生存问题，描写人物面对残缺的现实环境，如何挣脱困境，寻找快乐，实现梦想。在众多的作品中，就算主人公的梦想得以实现，也不一定得到真正的快乐。在小说《曾经没有的》(О том, чего не было)里季马(Дима)从小就盼望拥有一只老虎。长大后，为了证实自己是有梦想的人，不断地设法到动物园、马戏团不惜代价地得到一只老虎。因为恩格斯说：“悲剧是无法实现的愿望冲突。”(Что такое трагедия? — Столкновение желания с невозможностью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季马认为他一生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实现这个愿望；后来他真的在无意中从友人处得到一只小老虎。他像宠物一样地饲养它，毕竟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一辈子都无法实现梦想，而他的梦想却能得以实现。然而，梦想的实现却没有带来真正的快乐。老虎越长越大，在现实生活中制造了新的麻烦，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不便，梦想反而变成了新的负担，变成了痛苦。(Виктория Токарева 1997b: 264-284)

“就算追寻到梦想，也不一定获得真正的快乐。”而快乐也经常是短暂的。这种基调一直贯穿于托卡利娃大部分的作品之中，读者总是无法期待圆满的结局。在《1 卢布 60 戈比——不是钱》(Рубль шестьдесят — не деньги)这部小说里，飞机设计师斯拉瓦(Слава)认为自己很杰出，一直希望得到上司的赏识与同事的赞美。在一次偶然的机，斯拉瓦在地铁站旁的小摊子买了一顶会将人隐形的帽子。虽然帽子只要 1 卢布 60 戈比，但却没有人买。他戴上帽子，隐形在每天出入的工作场所，潜入上司的办公室，身处同事周遭，家中妻儿面前；甚至在他们面前脱下帽子恢复原状，都无法引起他人注意。最后他才发现，原来他在所有人的心中是无足轻重、毫无价值的，他的存在与消失对周遭的人：上司、同事、甚至于妻子都没有什么意义。他终于了解为何大家都不买这种帽子。因为怕了解事实真相。然而，在怅然的失落中，托卡利娃还是极富怜悯心的，她让斯拉瓦没付钱看了一场电影，并且发现过去深爱他的女友还在等待着他。(Виктория Токарева 1997b: 224—243)

现实的残酷往往让人活在不断的追寻、等待、希望落空的惆怅里。在《好事多磨》(Сразу ничего не добьешься)里，主角费迪金(Федькин)只不过为了找个油漆粉刷工的工作，经历了各种官僚体系的刁难，最后还是希望落空，不得不继续寻找。³

除了残酷的外在环境，托卡利娃作品中大部分人物还面临恶劣的人际关系，其中无论

男人或女人都是孤独的，且受到他人的折磨、虐待。这些人感到沮丧、被抛弃。因此，面对赤裸裸的现实，试图摆脱困境，解放自己，并在生活中获得成功成为作品中人物主要努力的目标。

在《喜马拉雅的熊》(Гималайский медведь)中，尼基塔(Никита)习惯于自己的生活，他不愿介入其他人的事物中，以免惹麻烦，陷入困难。不管别人认为他是自私或是懦弱，他尽可能地为自己而活，不关心别人的处境，包括自己的妻子。有一次，女儿挑战他爬进动物园内喜马拉雅熊的笼子里抚摸熊。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敢，他爬进了笼子，却被熊堵住出口，无法出去。在寻求协助被拒绝后，他只能与熊待在笼子里一天一夜。尼基塔待在笼子里，陷入困境，才开始面对自己进行反思：

从一方面来说，喜马拉雅熊的确非常伟大，大家都像尼基塔一样来看这只熊。这只熊是非常重要的（外国赠与），因为它代表着两国紧密的联系与合作；而尼基塔是微不足道的。……对于妻子而言，她根本不会注意到他不存在。因此，事实是尼基塔很容易被取代，而熊是非常不容易被取代的。(Виктория Токарева 1997a: 319—337)然而，藉由这个机会他才可以与妻子真诚地交谈，谈论他们彼此毫无生气、漠不关心的家庭生活。他发现自己过去一直保护自己，一直避免陷入他人的是非，而现在却使自己陷入困境，需要寻求别人的帮助。故事发展到最后，尼基塔终于了解自己对于许多人要负责任，而熊是不必对人负责任，负责任才有生存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因此，他存在的意义还是比熊重要。最后鼓起勇气，自己走出了兽笼。

人在生存中如何寻找快乐，如何实现自我是托卡利娃作品的重要主题。在代表作之一《生存的法则》(Закон сохранения)中，她更进一步审视个人如何看待自己，并如何取得快乐。吉雅(Гия)是一个魔术师，在某企业担任顾客服务部门的工作。许多人来找她，寻求改变现状，实现梦想。例如：一位英俊的男士希望能出国，变成国际名模，大家都争先来奉承他美貌的外表；她的一位女同事希望吉雅能让她心仪的男人爱上她，娶她；吉雅的上司希望从现在的58岁变成30岁，因为他爱上一个比他年轻许多的女子。吉雅给上司的建议是一种铤而走险的方法，让他吞下一颗药丸，然后从七楼的窗户往下跳，让身体粉碎后再重生。吉雅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但是没有一个人从中得到快乐；甚至还被朋友指责为骗子。所这些人中唯一得到快乐的是秘书，她的要求只是一袋洋葱皮，来为苹果树施肥；她是唯一不寻求美梦成真的人。⁴

在早期的作品里，托卡利娃将个人在生存中寻求快乐，寻求成功，寻求愿望实现的情形以各种方式呈现出来。而稍后在中期的作品里，不完美的人生和对待人生缺陷的态度成为作品的中心。快乐是什么？如何去寻获？寻获后又怎样？在中期的作品《飞翔的秋千》(Летающие качели)里托卡利娃对此进行了象征式的探讨。她将在游乐场里乘坐飞翔的秋千比喻成人对追寻快乐的态度。小说里两个女人带女儿去游乐场乘坐游乐器材。她们排队等候乘坐飞翔秋千，等候需花两小时，而乘坐的过程总共才持续四分钟。两个女人在等候的过程中讨论如何才能得到真正的爱情，找到真正的快乐。小说中的叙述者说道：

根据最精细的计算，等待以 30: 1 的比例超过乐趣，就像人生，等待和享受愉快的比例也是 30: 1。人们的精力被习以为常的事消耗殆尽，他们排队只为了拥有四分钟的快乐。而什么又是快乐？缺乏习以为常的事？但若你喜爱自己习以为常的事呢？⁵

当大人在讨论感情话题时，小孩们已因等待而感到厌烦。她们受挫的感觉就好像大人的感情受到挫折一样。当轮到她们乘坐飞翔的秋千时，其中一个小孩抱怨不是她希望的位子而放弃乘坐。而其余的人在乘坐的过程就好像人生的经历，有始有终，有高潮也有低潮。坐

完秋千后三个人的反应也大不相同，暗示每个人对人生、爱和快乐不同的态度。就像乘坐飞翔的秋千后个人的感受也大不相同：有些人觉得失望，有些人觉得惊险刺激，有些人已开始忙着寻找下一个目标，在过程与结果中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找到快乐的钥匙。

尤里卡（Юлька）脸色发白，快变成青色，上上下下的刺激让她感到反感，就好像她对待生活的态度一样。莲卡（Ленка）在乘坐过程中紧盯着前方一点，下来时，脸上还残留一丝惊恐。而娜塔莎（Наташа）已经忘了飞翔的秋千，她要去玩摩天轮。她双臂交叉，有些犹豫，不期待与她们交涉会成功。⁶

3.2 女性主题

托卡利娃作品里另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描写了许多 80-90 年代的俄罗斯女性（多半是城市里的现代女性）的生活与命运。例如：俄国的恶劣生活环境，官僚主义，毫无效力的政府行政部门，带给每天必须面对家庭生活柴、米、油、盐的俄国妇女无尽的痛苦，虚耗她们的生命。在小说《坏心情》（Плохое настроение）里，母亲拉莉萨（Лариса）带着女儿玛莎（Маша）与达莎（Даша）去医院看病，先是面对医生的冷漠，“儿科医生维克多·彼得罗维奇（Виктор Петрович）的脸上总是那种表情，仿佛十分钟前妻子给他打电话，让他别再回家，或者儿童医院的主治医师刚把他叫去让他写辞职报告似的。”⁷后又因遗失存衣牌的小事与女管理员发生争执。女管理员刻意刁难，让她带着两个女儿在医院里疲于奔命，面对所有人的冷漠，一直到晚上医院关门。最后拉莉萨只好扮演“女流氓”的角色与医院的女主任打架，才争回她们要取走的大衣，离开医院。

在回家的路上，拉莉萨一直想弄明白，像她这样一个出身良好家庭的年轻女子，副博士，两个孩子的母亲，懂得文学和音乐，却忽然打起架来，像一个女流氓，还差一点被送进警察局。如果警察真的来了，把她带进警察局，问她为什么打架？她会回答：“我感到烦闷。”她又想到与丈夫的爱情已消失，一切都消失了，但她无路可去。

实际上无处可去。即使有地方可去，也没有衣服可穿。时装总在变化，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就得把心思放在这上面。可是有了穿的，有了去处，照样还是烦闷。心灵得不到安宁，就像孤儿院的孩子。⁸

托卡利娃善于描写俄国现代女性心理，这篇小说道尽俄国女性无处可去，无处可依靠的心境。

小说《纤毛虫—草履虫》（Инфузория—туфелька）谈到妻子面对丈夫外遇的主题。玛丽安娜（Марьяна）有着外表看似正常的家庭，丈夫阿尔卡迪（Аркадий）是医生，算是上层社会的人。九年级时他们就睡在一起了，她一直认为她比周围的女伴幸运，她爱丈夫，丈夫爱她。7 岁的儿子柯力卡（Колька）虽然有白血病的症状，是个难带的孩子，但还算是正常的成长、上学。玛丽安娜尽力扮好做妻子与母亲的角色。她的所有愿望就是保护好她的家；家——这个房子象征着她的堡垒。里面有好的古董家俱，也有家庭的秩序：煮饭、打扫、带孩子上下学、等待丈夫回家、看固定的新闻节目，一切都是那么的井然有序。但这个秩序却因第三者的介入而被破坏了。在一次远行参加幼年时期挚友女儿的结婚典礼时，玛丽安娜无意间发现丈夫的生活中还有另一个女人阿芙干卡（Афганка）；而且这段暗通款曲的恋情已持续了 16 年，甚至在儿子出生前就开始了。丈夫爱另一个女人，但却可怜她。她赫然发现自己除了家事外，没有任何的谋生计能。过去她将过多的精力放在家庭、丈夫与孩子身上，建立了自以为理想的家，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丈夫的奸情暴露后，玛丽安娜深受打击，千头万绪涌上心头；她想过自杀、赶丈夫出门。但一想到自己所面临的经济困境与孩子的处境，她只有打起精神与另一个女人阿芙干卡战斗。玛丽安娜决定用更好吃的食

物，将房子打扫得更干净，表现得更加无助，像纤毛虫-草履虫一样的更加依赖丈夫，来打赢这场仗。

而夜晚就像一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玛丽安娜像士兵在殊死的侵略战斗中为自己的家搏斗。（(Виктория Токарева 1997b: 122)

托卡利娃成功而细微地描述了女人的心理、思维与逻辑，而这些往往是男性作家无法琢磨的。男人会为国家，为整个城市战斗，而女人只会保卫自己所拥有的空间：房子、家庭。“女性观点”也经常在这些议题上徘徊：丈夫、妻子、孩子、家庭、忠诚、为爱牺牲、背叛、事业、个人生活。至于描写到国家议题时，也不是政治或历史的层面。而是与切身生活息息相关的空间，例如：在学校、在医院、在工作职场，甚至于在街上、在公交车上。像玛丽安娜一直担心儿子，担心他在街上玩耍会受同伴欺负。“孩子们很残忍，像野兽一样。他们用小棍子互戳眼睛。”（(Виктория Токарева 1997b: 101)

托卡利娃也在作品里讽刺女性特别重视外表的虚荣心。在小说《为了一张漂亮的脸》里，依莲娜(Елена)为了避免“社会舆论”(三姑六婆的说东道四)批评她与小她14岁的情人不相配，而去做拉皮的美容手术，结果险些丧命(维克多利亞·托卡利娃 2006: 177-180)

在《天与地之间》(Между небом и землей)这篇小说里，娜塔莎(Наташа)在飞往巴库，与年纪不小的教授情人会面的途中，险些丧命。在介于天与地、生与死之间，她与邻座因丧母而痛不欲生的年轻运动员相拥在一起，心连心，感觉到彼此的需要与扶持。这是她第一次真实的感情，完全不像过去：靠美丽的外表就可以拥有大排长龙的追求者与无尽的爱情。一次离婚后，

娜塔莎以为她很快就可以再度嫁人，只要她走到街上，喊一声：“我要嫁人啦！”马上就会聚集一群人，队伍会排得长长的。但是她太过于天真，太过于自信了。（(Виктория Токарев 1997a: 163)

年轻的运动员一直无法承受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的去世，他与母亲的爱是活着的人与死去的人在两个世界相互依赖，那么活在同一世界的人更应彼此真诚相爱，扶持，而非依靠着虚幻的外表。

母子关系也是托卡利娃经常碰触的女性主题。在苏联时代的社会里，男性除了无法分担女性的家务外，更经常逃避作丈夫与父亲的责任。俄国女性经常须孤单无助地抚养孩子。在单亲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母子无论在物质上或精神上都必须相互依赖，孩子经常在不正常的环境中成长，母子关系往往是紧张、复杂的。在中篇小说《我·你·他》(Я есть. Ты есть. Он есть.)里，作者借用母亲的眼光来看儿子的感情与生活。单亲家庭的母亲安娜(Анна)在等待成年的儿子奥列格(Олег)下班回家，而奥列格却在餐厅里庆祝他与女友伊琳娜(Ирина)的婚礼。安娜与伊琳娜之间并未建立良好的关系，事实上，母亲并不同意他们的婚姻。儿子与媳妇婚后搬走，离开家数个月，安娜有半年多未与儿子见面。儿子再现身时，是因为发生事故，伊琳娜变成残废，奥列格请求母亲照顾伊琳娜。自己却在事故发生不久之后，与同事彼得拉科娃(Петракова)发生恋情。正如同小说的名称一样，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立场而战斗。安娜为保护儿子而战，儿子为自己的爱而战。虽然过去安娜没有批准儿子的婚姻，但他也不应把伊琳娜“像沾满灰尘的拖鞋一样”推入沙发下。安娜与儿子的关系是：“他们不需要你，但你对他们是必要的。”(Ты им не нужна. Но ты им необходима.)“毕竟你是为了自己爱他，而不是为他自己。”(Ведь Вы любите его для себя, чтобы Вам было хорошо, а не ему.)⁹的生存儿子第一次离开时，似乎失去了意义；然而，命运安排让奥列格在现实生活中碰到困难，这时才又回到母亲身边寻求帮助。安娜接纳了儿子，他为奥列格承担一切，承担一切繁扰儿子的琐事，包括照顾残废的媳妇。她为他建造一切有利的环境，却让奥列格掉入彼得拉科娃所设的网

里。彼得拉科娃比伊琳娜幸运，她得到了奥列格。她让奥列格觉得是“家里的上帝”(Только в этом доме он бог. Богочеловек.);“她将阿列克百般服从的吞了下去。”安娜终究还是失去了儿子，然而长期照顾伊琳娜的习惯让她建立了一个新家，一个让她觉得温暖、明亮的家，一个由安娜、伊琳娜和狗吉恩(Дин)组合的新家¹⁰

3.3 爱情与两性关系的主题

爱情与两性关系的主题贯穿了托卡利娃早、中、晚期的创作。她写了许多有关爱情的故事，但是读者总是难以期待最终有着圆满的结局。作品中的男女常处于孤寂的状态，尽管是情侣或夫妻，彼此关系经常是恶劣的，一方被漠视、被抛弃或被对方严厉的评判。

在小说《幸福的结局》(Счастливый конец)里，女主角面对无望的婚姻、破碎的家庭，因不能与真正相爱的人结合而选择了死亡。作品中描写了她在通往阴间的路上碰到了上帝。上帝问她为何主动离开尘世，她回答：

“我找不到出路。”

“但这就是出路吗？”

“这样至少用不着选择。我为无法选择感到疲倦了。”

“但你不能忍一忍吗？”

“我无法安于现状，可是我什么也无法改变”¹¹

在《亲密的亲戚》(Глубокие родственники)里，两个男人在讨论感情生活。其中一个男人抱怨他的妻子依尔卡(Ирка)，在家里总是穿着裤子，而且让他觉得自己像个家庭主妇。这种生活他再也过不下去了；而薇拉(Вера)让他觉得自己很特别，是一个男人该有的感觉。因此他决定要离开妻子依儿卡，和薇拉住在一起。然而，朋友却告诉他，他不需要搬出去，因为，依儿卡已在今天早上搬去与他住在一起了。同样地，依儿卡已受不了自己先生老是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而且还要她在家总是穿裤子，她已受够了。三个人在一起讨论该怎么解决问题。最后依儿卡还是决定回到丈夫身边，而建议薇拉搬去和丈夫的朋友住在一起。这样类似的情节常出现在俄国其它女作家的小说情节里。薇拉犹豫地拿起皮箱，但还是和那个陌生的男人走了。虽然他们互相不认识对方，更谈不上彼此有感情。但是随着时间的相处，他们会认识对方，会变得亲密，成为“亲密的亲戚”。¹²

男女双方缺乏沟通造成夫妻感情交恶，婚姻破裂，夫妻共同生活在一起却没有真正的爱的主题在小说《我们需要沟通》(Нам нужно общение)里再度显现。小说是这样开始的：

我在1976年9月7日离开家。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我和妻子坐在一起看电视，节目正播放着“动物世界”。音乐响起，一群鸵鸟开始跳舞。我知道此刻若不离开，稍后我会做一些疯狂的举动。例如：把电视摔在地上，然后从窗户跳出去。……我和妻子之间的关系听起来是颇奇怪的，那种强烈的感觉不是彼此相互了解，而是失落。因为我，她失去了作母亲的机会，而且一直为此而憎恨我。因为她，我失去人生冒险的机会，一直停留在现状。¹³

小说里，夫妻彼此缺乏沟通，一直相互仇视。丈夫只好暂时离开，搬到郊外的别墅。他在那里碰到一只会说话的猫(托卡利娃喜欢在作品中运用动物，尤其是猫，来阐述人的弱点)，指点他在生活中许多事都必须沟通。别墅的主人希望卖掉别墅，因为这么一来，别墅会充满新屋主和他的亲友喋喋不休的说话声，连建筑都需要沟通，更何况是人与人之间。他决定回家，而妻子正准备离开家，离开这个没有爱的家。他开车准备和妻子做最后的沟通，然而大风雪却几乎阻断了他的路。他领悟到不应没有任何理由，置他人于危险中。他听取了猫的建议，要沟通。最后，他希望猫和他一起回去，却被猫婉拒了。猫宁愿留在别墅，继续扮演捉老鼠的角色。既然猫可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人更应该各自扮好自己的角色，

而不是盲目地让关系恶化下去，让自己或其它人甘冒被伤害的危险。

虽然托卡利娃作品中的爱情故事多半苦涩，好事难成，总在寻找与失望中编织人生。然而幸福，哪怕是短暂的，也是值得活下去的理由。因此，尽管作品中人物的人生、境遇、事业或感情不尽完美；在绝望中仍透露着一线光明，仍有一丝温柔的乐观。在冷酷犀利的叙述下，“仍流露出能消融一切痛苦和烦恼的宽容与慈爱。”（陈新宇 2006：202）因此，尽管已死去，在《幸福的结局》这篇小说里，托卡利娃还是安排让上帝实现了女主角死前的愿望——等到了她想接的电话。另一篇小说《安东，穿上鞋吧！》（Антон, надень ботинки!），托卡利娃勉励女性，脱下鞋是一种生活态度（对生活不满），及时穿上鞋子也是另一种生活态度。鼓励恋爱中受挫的女性：穿上鞋吧！赤足走在雪地里会冻出病来的，不要和生活怄气，善待自己，珍惜自己，继续走好人生的路。她的作品里充满了生活的哲学。

3.4 1980 改革、开放年代后的作品

1980 年代以后托卡利娃的作品对爱情的主题着墨更多；然而，与过去大不相同的是其中加入了许多对社会和政治的观察。尤其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放政策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也带动了社会价值观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这个时期托卡利娃渐渐写了许多中篇小说作品，情节与小说涵盖的层面也趋于较过去复杂。

1995 年托卡利娃在杂志《新世界》（Новый мир）第十期发表中篇小说《雪崩》（Лавина），可以视为这段时期的代表作。这部中篇作品表面上看来是描写老生常谈的“外遇”主题，但是触动了许多时代问题、道德与各种价值的判断。另外，这篇作品亦有着强烈的女性主义倾向，表达了俄国社会“男权中心思想”正走向崩溃与瓦解。

小说的主角钢琴家依格尔·尼古拉耶维奇·缅夏采夫（Игорь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есяцев）即作品中男性中心主义的代表人物，经常出国做巡回演出。他一生都在为寻求自身的发展而努力，音乐就是他的一切。妻子伊琳娜（Ирина）是个钢琴教师，在缅夏采夫的心中，

家——就是妻子。她在一边时，他能照样工作，她并不妨碍他。她不被感觉，就像新鲜的空气不被感觉一样。你呼吸你的，就这样了。（Виктория Токарева 1995：41）

伊琳娜和丈夫一样学音乐，为了丈夫，自音乐学院毕业后就“放弃个人的利益来表达自己，向亲人们施爱，这是她的天赋。她爱人们，除了亲人，还有远亲，即学生。学生以外，才轮到其余的事。”（Виктория Токарева 1995：42）

伊琳娜代表着俄罗斯传统观念中的女性，以男性、丈夫为中心，其它皆可放弃。女儿阿尼娅（Аня）美丽温顺，成长的过程一切正常，从未让他担心。儿子阿力克（Алик）却是一场可怕的梦，是他心中的痛。“父子疯狂地爱着，又疯狂地折磨着对方。父亲除了音乐，精力都耗费在儿子身上。”（Виктория Токарева 1995：41）阿力克从小生长的过程就特别艰辛，经常生病，因此，特别骄纵，家里的钱几乎都用到他的身上。勉强高中毕业后，进入军队。然而，“部队和阿力克是两个难以融合的东西。”（Виктория Токарева 1995：42）最后，在军队里以上军事法庭而告终，他得蹲监狱。而伊琳娜又得想办法，付了大笔的钱才了事，让儿子免于牢狱之苦。总而言之，一家人就是那么不同。妻子恰似一个高尚的奴仆；女儿好比喜气洋洋的节日；儿子像似一堆残酷无情的篝火；丈母娘（莉吉雅·盖奥尔吉耶芙娜 Лидия Георгиевна）则客观公正得像个寒暑表。他们大家就像一颗颗小行星，围着他，如同围着太阳转，吸取着他的光和热。（Виктория Токарева 1995：43）缅夏采夫代表着俄国社会男性中心的处境与心态，他是太阳，他给家里其它的人“光与热”。

小说情节的发展很简单，缅夏采夫有一回住进疗养院，无意中认识一名女子柳丽娅

(Люля), 并发生肉体关系。

之后, 缅夏采夫沉浸于柳丽娅的性爱与欲望, 终于决定抛弃家庭。然而, 最后还是落得一身孤单。儿子因吸毒过量而死, 音乐天赋因年纪衰老而渐渐衰退, 与柳丽娅的爱情也告无疾而终。最后, 他的最爱: 音乐、儿子、爱情都离他而去, 他只能发出嗟叹, 行尸走肉般地活着, 等待上帝的召见。

托卡利娃借用男性视角, 从反向展现了俄国“男性中心”社会的心理, 极富讽刺意味。缅夏采夫在“男权中心主义”思想的框架下, 一直以为家庭只是他生命的一个点, 一个灵魂与肉体的栖息地。他从未重视过妻子的存在, 她是他的财产, 生活空间。他需要听到她的声音, 只因为那声音象征着“和平的秩序”。(傅星寰 1997: 27-29) 缅夏采夫在外遇之后天真地以为: 一切都保持原来的样子, 只是外加一个柳丽娅。

小说另一个男性中心就是缅夏采夫的儿子阿力克, 全家在他的成长过程中, 劳师动众, 大家把钱与精力全放在他的身上, 而在他与安德烈(Андрей)的身上, 读者可看到俄国男性的新一代在改革、开放后正走向堕落、衰败和灭亡。阿力克在万般呵护下终究因吸毒过量走向死亡, 可以感受到托卡利娃的用心与警告。

从另一方面即女性的角度来看, 丈母娘莉吉雅·盖奥尔吉耶芙娜、妻子伊琳娜与女儿阿尼娅代表着俄国妇女从过去到 20 世纪 90 年代的成长过程, 伊琳娜虽然是支撑整个家庭的支柱, 在现实的家庭生活中, 她代表着俄国传统女性的角色, 一个从不抱怨的“高尚奴仆”。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里, 她除了“克服傲慢”外, 别无选择。她放弃个人利益, 向亲人施爱; 却在爱情的竞争与母子关系中败下阵来。30 年的婚姻生活, 丈夫缅夏采夫已成为她精神上皈依的“神”。独立与自主对她而言已是痛苦的概念。在失去自我的同时, 注定也丧失了生存的意义和幸福的机会。因此, 在发生变故的婚姻里, 也只能用“忍耐”、“自诫”与“等待”的态度来面对破碎的婚姻与家庭。(傅星寰 1997: 27-29) 而女儿与丈母娘的加入更加强与丰富了“俄国传统意识”中的女性形象。这三代女性在男性中心思想的阴影下, 恋爱、结婚、经营家庭。作者似乎透露了, 尽管到了 20 世纪末, 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仍旧是男人。

作品中惟一能走自己的路, 不受男性控制的女性, 反而是介入家庭的第三者柳丽娅。她美丽、成熟、性感、充满魅力, 是文学中经常出现的那种“致命的女人”(Femme fatale)。她们美艳但冷酷, 常引起男人的好奇心, 又给予他们“致命”的打击。作者这样描写她:

她(柳丽娅)有着一双描得很大的眼睛和一张涂抹得很大的嘴, 足足涂了五层口红。“有意思。”缅夏采夫想, “她怎么接吻呢? 是先擦掉口红, 还是就这样直接……”(Виктория Токарева 1995: 48)

这个“残酷的女人”让缅夏采夫一改沉稳、庄重的男子风范, 向狗一样匍匐在女人的“洞穴”和冷艳之下。柳丽娅让他平淡乏味的生活增添了浪漫的色彩。

他突然被一种疯狂的欲望所控制, 如同春天从板棚里被放到碧绿草地上的一条公牛。(Виктория Токарева 1995: 54)

缅夏采夫抱着她, 抱着这玫瑰般晶莹剔透、充满欲望的人儿……柳丽娅的鞋后跟踩响了喇叭, 汽车像森林中一头发春的鹿, 叫了一声。(Виктория Токарева 1995: 82)

扮演着“残酷美人”的柳丽娅从不主动追求, 她不被男人“占有”, 男人却成为她的“工具”。她懂得“不付出就不会得到回报”。这个善用自己美丽外表的女人懂得自己存在的价

值。她选择男人，利用男人，却不依附男人。小说的结尾，作者安排让柳丽娅寻得独立自主的生活之路。拜改革、开放之赐，柳丽娅的女友尼娜嫁给美国人，和柳丽娅开了一家商店，柳丽娅长期在美国住了下来，赚的是外汇，她的财富与日俱增。托卡利娃运用柳丽娅的形象，除了表达对传统女性伦理的反叛外，更反映了俄国社会在资本主义经济影响下的急剧变化，极具讽刺意味。

这篇小说的标题“雪崩”具有着多层的象征涵意：它代表着缅夏采夫伦理道德观的迷失，他的家庭与家人关系的瓦解，更代表着俄国社会“男性中心主义”与社会价值观的崩溃。

据说，雪崩在塌陷前的刹那会出现一段特别的寂静。这么看来，大自然在完成自己的行动前也是屏住呼吸的。也可能是在沉思。它思量着：值得吗？然后，毅然决定道：值得。便勇往直前了。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考虑的了，一切都在剃刀之下——人们，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劳动。发生了雪崩，没有谁可以抱怨。谁都没有错。（Виктория Токарева 1995: 59）

雪崩坍塌着，加快了速度。它已经吞噬了他的房子，埋葬了他身上富有生气的东西。接着会发生什么？

通常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雪崩向下滑动着，逐渐减速，最后停了下来。那时幸免于难的人们爬出来，随即秩序井然。然后就掘出活的，掩埋死的。竖起电线杆并拉上电线。家里又重新温暖明亮起来。又开始了生活，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只是应当熬过去……（Виктория Токарева 1995: 67）

然而，正如托卡利娃一贯的作风，悲剧中总给人一线希望。在小说的结尾，托卡利娃还是安排了一丝温馨的可能。在“雪崩”之后，一切会是什么景象？会像什么也没发生过吗？或是重新爬出来，勇敢地活下去。外孙的出生代表着崩塌的一切重新再来，妻子伊琳娜邀缅夏采夫去医院接外孙，象征着邀请他重新回到家庭生活的轨道。

院子里，大家正往车子里坐。尤拉（女婿）开车，伊琳娜抱着孩子坐在前面，阿尼娅和莉吉雅·盖奥尔吉耶芙娜坐在后面。缅夏采夫满可以挤进后座，尽管费点儿事。“你去吗？”伊琳娜问道。

大家的目光在等待着缅夏采夫。他走过去，挤进了车。因为，他们在看着他，也等待着他。（Виктория Токарева 1995: 87）

4 结论

俄罗斯女性文学的发展可以说是一路走走停停，倍感艰辛。20世纪初如薇尔碧芝卡娅、柯隆泰、苔菲、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等女性作家终于打破传统社会的枷锁，开始在俄国文坛崭露头角，引吭高歌，表现自我的独立创作风格。可惜好景不常，苏联政权确立后，这些女作家由于与当时的政治文化不能融合，女性文学始终无法在俄国正常发展。苏联政权所建立的文化特质在于从根本上消灭私人个体的独特性；大众的幸福只有在每个人的个性都消灭后才能获得。所以，每个家庭里都是同样的粗糙家俱，同样的斯大林肖像，每间房舍都是另一个房舍的翻版，集体农庄的庄员就这样与人同乐。他们的房间只是一个睡觉之处，他们生活的全部兴趣是在文化宫、俱乐部，在一切的集体场所。（何云波 彭亚静 2003: 242—246）要像文学作品中的“保尔·柯察金”（《钢铁是如何炼成的》一书中的男主角），忘记个人，忘记自我，只知道“我们”：我们的军团，我们的骑兵连，我们的旅，我们的

祖国，我们的人民。苏联文学也由此高举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在现状尚未变好之前，一切的缺点、悲剧、生活与社会的阴暗面都被遮盖起来。因此，当革命完成后，斯大林要的不是真实，而是歌功颂德。要的是驯服，是附和，而不是批评。不要价值，只要盲从。

然而，强调表达自我观点的文学一直在“地下”暗潮汹涌地进行着。有一批生在 40 年代前后的文学创作新生代，主动放弃了传统文学那种过于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转而用一种更平实、更超然的态度来面对生活和文学。他们关注的对象不再是英雄，而是普通的人。他们不再关注文学的教育功能，而更愿意藉由文学来展现现实的压抑、命运的无常和存在的荒诞。（刘文飞 2004：3—23）这些文学作品在 70 年代逐渐涌现，迅速地发展。这股新的文学浪潮特别强调寻求新颖的艺术表现形式，“女性散文”（женская проза）也就趁着这股文学浪潮出现，并急速地发展。托卡利娃的作品也就在这段时期的文化气氛中脱颖而出。

对小人物描写可以说是托卡利娃女性文学中创作的特色。她描写各式各样的小人物，主题也是包罗万象，涵盖了许多“日常生活”的主题。她用作家敏锐细腻的触感描写了一般人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小说中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经常是受到挫折与折磨的一群。她尤其关心女性，从小学生写到年老的女人，描写她们在寻求自我实现的现代生活与人生道路上所碰到的各种状况、命运、心情、人际关系与价值观。在她的笔下，各种人物总给人一种在中间地带徘徊的印象。残酷的现实与人性的弱点，常常让事与愿违。小说中的人物总在生活中“追寻”与“等待”，等来的也许是一场梦，然而，这也许就是人生，一种期许中的幸福。哪怕这种幸福是短暂的，也是值得活下去的理由。因为有追寻就有希望，有希望才能活下去。因此，尽管作品中没有圆满的结局，托卡利娃还是喜欢在作品的结尾给人一种乐观的态度，在绝望中仍可看见一线光明。在她的作品中总流露出一丝女性的宽容与慈爱，一种人文的关怀。在她的作品里总是回荡着这样的声音：“生活是美好的，尽管它匆匆易逝，尽管它有时乏味、残酷，尽管……”，¹⁴还是要收拾心情，努力活下去。

在托卡利娃早、中、晚期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女性作家的成长过程，从单纯故事情节的描写，到主、客观环境与心理的分析，到加入政治、社会、文化与价值观改变的时代脉动与思考，她作品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扩大，呈现出一位女作家在俄国社会中寻求自我实现的艰辛道路。除了小说的取材外，作品中的语言表达与艺术手法（尤其是隐喻、象征手法的运用）也是俄国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惟限于篇幅，不在本文详加论述。然而，从她作品的蜕变与成长过程，我们也看到了俄国女性文学发展的艰辛历程。

附注

1 МКР, ‘Женская проза’, <http://library.by/shpargalka/belarus/006/540.htm>, p.2

2 Ibid., p.7

3 Виктория Токарева, http://www.lgz.ru/archives/html_arch/lg192006/Polosy/16_4.htm

4 Виктория Токарева, <http://www.aldebaran.ru/rproz/tokar/tokar4/>

5 Виктория Токарева, <http://www.aldebaran.ru/rproz/tokar/tokar27/>

6 同上。

7 Виктория Токарева, <http://www.aldebaran.ru/rproz/tokar/tokar20/>

8 同上。

9 Виктория Токарева, <http://www.litportal.ru/genre22/author170/read/page/0/book827.html>

10 同上。

11 Виктория Токарева, <http://www.aldebaran.ru/rproz/tokar/tokar31/>

- 12 Виктория Токарева, <http://www.aldebaran.ru/rproz/tokar/tokar28/>
13 Виктория Токарева, <http://www.aldebaran.ru/rproz/tokar/tokar17/>
14 Виктория Токарева, <http://www.aldebaran.ru/rproz/tokar/tokar17/>.

参考文献

- [1]Goscilo Helena. 1994 *Women Writers In Russian Literature*[M].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
[2]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Березина А.М. 2002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ка[M]. СПб.
[3]Токарева В. 1997a Между небом и землей[M]. М.
[4]Токарева В. 1997b Сентиментально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M]. М.
[5]Токарева В. 1995 Лавина[J]// Новый мир. No10.
[6]陈新宇 2006 当代俄罗斯文坛女性作家三剑客[J], 译林 7月。
[7]傅星寰 1997 两性世界的冲撞—浅析托卡列娃《雪崩》中的女权主义倾向[J], 俄罗斯文艺, 第2期。
[8]何云波 彭亚静 2003 对话: 文化视野中的文学[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9]刘文飞 2004 文学魔方: 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0]维克多莉亚·托卡列娃 2006 为了一张漂亮的脸(李铮译), 译林 7月。

Happy Never After? —the Searching Topic in the Short Stories of Victoria Tokareva

LIU Xin-hua

(Taiwa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China)

Abstract: In the turning of the 19-20 century, many events occurred in Russia: rapid modernization, popularity of education, social reconstruction, revolution and war.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Russian women were obligated to take both men's and women's burden and tasks. The upshot of these historical impacts would be a re-evaluation of women's characters and role in the society. Since the Soviet assumed the reins, Russian women have been urged to join the labor force, to fight in battles and to bear livelihood, meanwhile, they are also requested to retain traditional female tenderness. As confronting a dual pressure in working and livelihood, Russian women would repel this ideal image.

Key word: female literature; literature of everyday life; revisionism; mass literature

收稿日期: 2006 - 05 - 25

作者简介: 刘心华(1959-),女,福建人。台湾政治大学俄国语文系副教授。美国加州蒙特雷国际事务研究院硕士。主要研究方向: 俄国文学、文化以及区域问题。

[责任编辑: 刘 银]